

## 第 八 十 八 回

### 孙臧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

话说孙臧行至魏国，即寓于庞涓府中，臧谢涓举荐之恩，涓有德色。臧又述鬼谷先生改宾为臧之事，涓惊曰：“臧非佳语，何以改易？”臧曰：“先生之命，不敢违也！”

次日，同入朝中，谒见惠王，惠王降阶迎接，其礼甚恭。臧再拜奏曰：“臣乃村野匹夫，过蒙大王聘礼，不胜惭愧！”惠王曰：“墨子盛称先生独得孙武秘传，寡人望先生之来，如渴思饮，今蒙降重，大慰平生！”遂问庞涓曰：“寡人欲封孙先生为副军师之职，与卿同掌兵权，卿意如何？”庞涓对曰：“臣与孙臧同窗结义，臧乃臣之兄也，岂可以兄为副？不若权拜客卿，候有功绩，臣当让爵，甘居其下。”惠王准奏，即拜臧为客卿，赐第一区，亚于庞涓。客卿者，半为宾客，不以臣礼加之，外示优崇，不欲分兵权于臧也。自此孙、庞频相往来。庞涓想道：“孙子既有秘授，未见吐露，必须用意探之。”遂设席请酒，酒中因谈及兵机，孙子对答如流。及孙子问及庞涓数节，涓不知所出，乃佯问曰：“此非孙武子《兵法》所载乎？”臧全不疑虑，对曰：“然也。”涓曰：“愚弟昔日亦蒙先生传授，自不用心，遂至遗忘，今日借观，不敢忘报。”臧曰：“此书经先生注解详明，与原本不同，先生止付看三日，便即取去，亦无录本。”涓曰：“吾兄还记得否？”臧曰：“依稀尚存记忆。”涓心中巴不得便求传授，只是一时难以骤逼。

过数日，惠王欲试孙臧之能，乃阅武于教场，使孙、庞二人各演阵法。庞涓布的阵法，孙臧一见，即能分说此为某阵，用某法破之。孙臧排成一阵，庞涓茫然不识，私问于孙臧，臧曰：“此即‘颠倒八门阵’也。”涓曰：“有变乎？”臧曰：“攻之则变为‘长蛇阵’矣。”庞涓探了孙臧说话，先报惠王曰：“孙子所布，乃‘颠倒八门阵’，可变‘长蛇’。”已而，惠王问于孙臧，所对相同。惠王以庞涓之才，不弱于孙臧，心中愈喜。只有庞涓回府，思想：“孙子之才大胜于吾，若不除之，异日

必为欺压。”心生一计，于相会中间，私叩孙子曰：“吾兄宗族俱在齐邦，今兄已仕魏国，何不遣人迎至此间，同享富贵？”孙臆垂泪言曰：“子虽与吾同学，未悉吾家门之事也。吾四岁丧母，九岁丧父，育于叔父孙乔身畔。叔父仕于齐康公为大夫。及田太公迁康公于海上，尽逐其故臣，多所诛戮，吾宗族离散，叔与从兄孙平、孙卓挈吾避难奔周，因遇荒岁，复将吾佣于周北门之外，父子不知所往。吾后来年长，闻邻人言鬼谷先生道高，而心慕之，是以单身往学。又复数年，家乡杳无音信，岂有宗族可问哉！”庞涓复问曰：“然则兄长亦还忆故乡坟墓否？”臆曰：“人非草木，能忘本原？先生于吾临行，亦言‘功名终在故土’。今已作魏臣，此话不须提起矣。”庞涓探了口气，佯应曰：“兄长之言甚当，大丈夫随地立功，何必故乡也？”

约过半年，孙臆所言，都已忘怀了。一日，朝罢方回，忽有汉子似山东人语音，问人曰：“此位是孙客卿否？”臆随唤入府，叩其来历。那人曰：“小子姓丁名乙，临淄人氏，在周客贩，令兄有书托某送到鬼谷，闻贵人已得仕魏邦，迁路来此。”说罢，将书呈上。孙臆接书在手，拆而观之略云：

愚兄平、卓字达贤弟宾亲览：吾自家门不幸，宗族荡散，不觉已三年矣。向在宋国为人耕牧，汝叔一病即世，异乡零落，苦不可言。今幸吾王尽释前嫌，招还故里，正欲奉迎吾弟，重立家门。闻吾弟就学鬼谷，良玉受琢，定成伟器。兹因某客之便，作书报闻。幸早为归计，兄弟复得相见！

孙臆得书认以为真，不觉大哭。丁乙曰：“承贤兄吩咐，劝贵人早早还乡，骨肉相聚。”孙臆曰：“吾已仕于魏，此事不可造次。”乃款待丁乙酒饭，付以回书。前面亦叙思乡之语，后云：“弟已仕魏，未可便归，俟稍有建立，然后徐为首邱之计。”送丁乙黄金一锭为路费。丁乙接了回书，当下辞去。

谁知来人不是什么丁乙，乃是庞涓手下心腹徐甲也。庞涓套出孙臆来历姓名，遂伪作孙平、孙卓手书，教徐甲假称齐商丁乙，投见孙子。孙子兄弟自少分别，连手迹都不分明，遂认以为真了。庞涓诳得回书，遂仿其笔迹，改后数句云：“弟今身仕魏国，心悬故土，不日当图归计，倘齐王不弃微长，自当尽力。”于是入朝私见惠王，屏去左右，将伪书呈上，言：“孙臆果有背魏向齐之心，近日私通齐使，取有回书，臣遣人邀截于郊外，搜得在此。”惠王看毕曰：“孙臆心悬故土，岂以寡人未能重用，不尽其才耶？”涓对曰：“臆祖孙武子为吴王大将，后来仍旧归齐。父母之邦谁能忘情？大王虽重用臆，臆心已恋齐，必不能为魏尽力。且臆才不下于臣，若齐用为将必然与魏争雄，此大王异日之患也，不如杀之。”惠王曰：“孙臆应召而来，今罪状未明，遽然杀之，恐天下议寡人之轻士也。”涓对曰：

“大王之言甚善。臣当劝谕孙臧，倘肯留魏国，大王重加官爵，若其不然，大王发到微臣处议罪，微臣自有区处。”庞涓辞了惠王，往见孙子，问曰：“闻兄已得千金家报，有之乎？”臧是忠直之人，全不疑虑，遂应曰：“果然。”因备述书中要他还乡之意。庞涓曰：“弟兄久别思归，人之至情，兄长何不于魏王前暂给一二月之假，归省坟墓，然后再来？”臧曰：“恐主公见疑，不允所请。”涓曰：“兄试请之，弟当从旁力赞。”臧曰：“全仗贤弟玉成。”是夜，庞涓又入见惠王，奏曰：“臣奉大王之命，往谕孙臧，臧意必不愿留，且有怨望之语。若目下有表章请假，主公便发其私通齐使之罪。”惠王点头。次日，孙臧果然进上一通表章，乞假月余，还齐省墓。惠王见表大怒，批表尾云：“孙臧私通齐使，今又告归，显有背魏之心，有负寡人委任之意。可削其官秩，发军师府问罪。”

军政司奉旨，将孙臧拿到军师府来见庞涓，涓一见佯惊曰：“兄长何为至此！”军政司宣惠王之命。庞涓领旨讫，问臧曰：“吾兄受此奇冤，愚弟当于王前力保。”言罢，命舆人驾车，来见惠王，奏曰：“孙臧虽有私通齐使之罪，然罪不至死。以臣愚见，不若刖而黥之，使为废人，终身不能退归故土。既全其命，又无后患，岂不两全？微臣不敢自专，特来请旨！”惠王曰：“卿处分最善。”庞涓辞回本府，谓孙臧曰：“魏王十分恼怒，欲加兄极刑，愚弟再三保奏，恭喜得全性命。但须刖足黥面，此乃魏国法度，非愚弟不尽力也。”孙臧叹曰：“吾师云：‘虽有残害，不为大凶。’今得保首领，此乃贤弟之力，不敢忘报！”庞涓遂唤刀斧手，将孙臧绑住，剔去双膝盖骨。臧大叫一声，昏绝倒地，半晌方苏。又用针刺面，成“私通外国”四字，以墨涂之。庞涓假意啼哭，以刀疮药敷臧之膝，用帛缠裹，使人抬至书馆，好言抚慰，好食将息。约过月余，孙臧疮口已合，只是膝盖既去，两腿无力，不能行动，只好盘足而坐。髯翁有诗云：

易名臧字祸先知，何待庞涓用计时？

堪笑孙君太忠直，尚因全命感恩私。

孙臧已成废人，终日受庞涓三餐供养，甚不过意。庞涓乃求臧传示鬼谷子注解孙武兵书，臧慨然应允。涓给以木简，要他缮写。臧写未及十分之一，有苍头名唤诚儿，庞涓使伏侍孙臧，诚儿见孙子无辜受枉，反有怜悯之意。忽庞涓召诚儿至前，问孙臧缮写日得几何？诚儿曰：“孙将军为两足不便，长眠短坐，每日只写得二三策。”庞涓怒曰：“如此迟慢，何日写完？汝可与我上紧催促。”诚儿退问涓近侍曰：“军师央孙君缮写，何必如此催迫？”近侍曰：“汝有所不知，军师与孙君外虽相恤，内实相忌，所以全其性命，单为欲得兵书耳。缮写一完，便当绝其饮食，汝切不可泄漏！”诚儿闻知此信，密告孙子，孙子大惊：“原来庞涓如此

无义，岂可传以《兵法》？”又想：“若不缮写，他必然发怒，吾命旦夕休矣？”左思右想，欲求自脱之计，忽然想著：“鬼谷先生临行时，付我锦囊一个，嘱云：‘到至急时，方可开看。’今其时矣！”遂将锦囊启视，乃黄绢一幅，中间写著“诈疯魔”三字。臧曰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当日晚餐方设，臧正欲举箸，忽然昏愤，作呕吐之状，良久发怒，张目大叫曰：“汝何以毒药害我？”将瓶瓿悉拉于地，取写过木简，向火焚烧，扑身倒地，口中含糊骂詈不绝。诚儿不知是诈，慌忙奔告庞涓。涓次日亲自来看，臧痰涎满面，伏地呵呵大笑，忽然大哭。庞涓问曰：“兄长为何而笑？为何而哭？”臧曰：“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，吾有十万天兵相助，能奈我何？吾哭者哭魏邦没有孙臧，无人作大将也！”说罢，复睁目视涓，磕头不已，口中叫：“鬼谷先生，乞救我孙臧一命！”庞涓曰：“我是庞某，休得错认了！”臧牵住庞涓之袍，不肯放手，乱叫：“先生救命！”庞涓命左右扯脱，私问诚儿曰：“孙子病症是几时发的？”诚儿曰：“是夜来发的。”涓上车而去，心中疑惑不已。恐其佯狂，欲试其真伪，命左右拖入猪圈中，粪秽狼藉，臧被发覆面，倒身而卧。再使人送酒食与之，诈云：“吾小人哀怜先生被刖，聊表敬意，元帅不知也。”孙子已知是庞涓之计，怒目狰狞，骂曰：“汝又来毒我耶？”将酒食倾翻地下。使者乃拾狗矢及泥块以进，臧取而啖之。于是还报庞涓，涓曰：“此真中狂疾，不足为虑矣。”自此纵放孙臧，任其出入。臧或朝出晚归，仍卧猪圈之内，或出而不返，混宿市井之间。或谈笑自若，或悲号不已。市人认得是孙客卿，怜其病废，多以饮食遗之。臧或食或不食，狂言诞语，不绝于口，无有知其为假疯魔者。庞涓却吩咐地方，每日侵晨具报孙臧所在，尚不能置之度外也。髡翁有诗叹云：

纷纷七国斗干戈，俊杰乘时归网罗。

堪恨奸臣怀嫉忌，致令良友诈疯魔。

时墨翟云游至齐，客于田忌之家，其弟子禽滑从魏而至，墨翟问：“孙臧在魏得意何如？”禽滑亲将孙子被刖之事，述于墨翟。翟叹曰：“吾本欲荐臧，反害之矣！”乃将孙臧之才及庞涓妒忌之事，转述于田忌。田忌言于威王曰：“国有贤臣，而令见辱于异国，大不可也！”威王曰：“寡人发兵以迎孙子如何？”田忌曰：“庞涓不容臧仕于本国，肯容仕于齐国乎？欲迎孙子，须是如此恁般，密载以归，可保万全。”威王用其谋，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进茶为名，至魏欲见孙子。淳于髡领旨，押了茶车，捧了国书，竟至魏国。禽滑装做从者随行。到魏都见了魏惠王，致齐侯之命。惠王大喜，送淳于髡于馆驿。禽滑见臧发狂，不与交言，半夜私往候之。臧背靠井栏而坐，见禽滑张目不语，滑垂涕曰：“孙卿困至此乎？吾

乃墨子之弟子禽滑也。吾师言孙卿之冤于齐王，齐王甚相倾慕，淳于公此来，非为贡茶，实欲载孙卿入齐，为卿报刖足之仇耳！”孙臧泪流如雨，良久言曰：“某已分死于沟渠，不期今日有此机会，但庞涓疑虑大甚，恐不便挈带，如何？”禽滑曰：“吾已定下计策，孙卿不须过虑，俟有行期，即当相迎。”约定只在此处相会，万勿移动。次日，魏王款待淳于髡，知其善辩之士，厚赠金帛。髡辞了魏王欲行，庞涓复置酒长亭饯行。禽滑先于是夜将温车藏了孙臧，却将孙臧衣服与廝养王义穿著，披头散发，以泥土涂面，装作孙臧模样。地方已经具报，庞涓以此不疑。淳于髡既出长亭，与庞涓欢饮而别。先使禽滑驱车速行，亲自押后。过数日，王义亦脱身而来。地方但见肮脏衣服，撒做一地，已不见孙臧矣，即时报知庞涓，涓疑其投井而死，使人打捞尸首不得，连连挨访，并无影响，反恐魏王见责，戒左右只将孙臧溺死申报，亦不疑其投齐也。

再说淳于髡载孙臧离了魏境，方与沐浴，既入临淄，田忌亲迎于十里之外，言于威王，使乘蒲车入朝。威王叩以兵法，即欲拜官。孙臧辞曰：“臣未有寸功，不敢受爵。庞涓若闻臣用于齐，又起妒嫉之端，不若姑隐其事，俟有用臣之处，然后效力何如？”威王从之，乃使居田忌之家，忌尊为上客。臧欲偕禽滑往谢墨翟，他师弟二人已不别而行了，臧叹息不已。再使人访孙平、孙卓信息，杳然无闻，方知庞涓之诈。

齐威王暇时，常与宗族诸公子驰射赌胜为乐。田忌马力不及，屡次失金。一日，田忌引孙臧同至射圃观射。臧见马力不甚相远，而田忌三棚皆负，乃私谓忌曰：“君明日复射，臣能令君必胜。”田忌曰：“先生果能使某必胜，某当请于王，以千金决赌。”臧曰：“君但请之。”田忌请于威王曰：“臣之驰射屡负矣，来日愿倾家财，一决输赢，每棚以千金为采。”威王笑而从之。是日，诸公子皆盛饰车马，齐至场圃，百姓聚观者数千人。田忌问孙子曰：“先生必胜之术安在？千金一棚，不可戏也！”孙臧曰：“齐之良马聚于王厩，而君欲与次第角胜，难矣。然臣能以术得之。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别。试以君之下驷，当彼上驷，而取君之上驷，与彼中驷角，取君之中驷，与彼下驷角，君虽一败，必有二胜。”田忌曰：“妙哉！”乃以金鞍锦鞯，饰其下等之马，伪为上驷，先与威王赌第一棚。马足相去甚远，田忌复失千金。威王大笑，田忌曰：“尚有二棚，臣若全输，笑臣未晚。”及二棚三棚，田忌之马果皆胜，多得采物千金。田忌奏曰：“今日之胜，非臣马之力，乃孙子所教也。”因述其故。威王叹曰：“即此小事，已见孙先生之智矣！”由是益加敬重，赏赐无算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魏惠王既废孙臧，责成庞涓恢复中山之事。庞涓奏曰：“中山远于魏而



近于赵，与其远争，不如近割。臣请为君直捣邯郸，以报中山之恨。”惠王许之。庞涓遂出车五百乘伐赵，围邯郸。邯郸守臣平选连战俱败，上表赵成侯。成侯使人以中山赂齐求救，齐威王已知孙子之能，拜为大将。臧辞曰：“臣刑余之人，而使主兵，显齐国别无人才，为敌所笑，请以田忌为将。”威王乃用田忌为将，孙臧为军师，常居辎车之中，阴为画策，不显其名。田忌欲引兵救邯郸，臧止之曰：“赵将非庞涓之敌，比我至邯郸，其城已下矣。不如驻兵于中道，扬言欲伐襄陵，庞涓必还，还而击之，无不胜也。”忌用共谋。时邯郸候救不至，平选以城降涓，涓遣人报捷于魏王。正欲进兵，忽闻齐遣田忌乘虚来袭襄陵，庞涓惊曰：“襄陵有失，安邑震动，吾当还救根本。”乃班师。

离桂陵二十里，便遇齐兵。原来孙臧早已打听魏兵到来，预作准备，先使牙将袁达引三千人截路搦战。庞涓族子庞葱前队先到，迎住厮杀。约战二十余合，袁达诈败而走。庞葱恐有计策，不敢追赶，却来禀知庞涓。涓叱曰：“谅偏将尚不能擒取，安能擒田忌乎？”即引大军追之。将及桂陵，只见前面齐兵排成阵势，庞涓乘车观看，正是孙臧初到魏国时摆的“颠倒八门阵”。庞涓心疑，想道：“那田忌如何也晓此阵法？莫非孙臧已归齐国乎？”当下亦布队成列。只见齐军中闪出大将田旗号，推出一辆戎车，田忌全装披挂，手执画戟，立于车中。田婴挺戈立于车右。田忌口呼：“魏将能事者，上前打话。”庞涓亲自出车，谓田忌曰：“齐、魏一向和好，魏、赵有怨，何与齐事？将军弃好寻仇，实为失计！”田忌曰：“赵以中山之地献于吾主，吾主命吾帅师救之。若魏亦割数郡之地，付于吾手，吾当即退。”庞涓大怒曰：“汝有何本事，敢与某对阵？”田忌曰：“你既有本事，能识我阵否？”庞涓曰：“此乃‘颠倒八门阵’，吾受之鬼谷子，汝何处窃取一二，反来问我？我国中三岁孩童，皆能识之！”田忌曰：“汝既能识，敢打此阵否？”庞涓心下踌躇，若说不打，丧了志气，遂厉声应曰：“既能识，如何不能打！”庞涓吩咐庞英、庞葱、庞茅曰：“记得孙臧曾讲此阵，略知攻打之法。但此阵能变长蛇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则首尾皆应，攻者辄为所困。我今去打此阵，汝三人各领一军，只看此阵一变，三队齐进，使首尾不能相顾，则阵可破矣。”庞涓吩咐已毕，自帅选锋五千人，上前打阵。才入阵中，只见八方旗色，纷纷转换，认不出那一门是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了。东冲西撞，戈甲如林，并无出路。只闻得金鼓乱鸣，四下呐喊，竖的旗上，俱有军师“孙”字。庞涓大骇曰：“别夫果在齐国，吾堕其计矣！”正在危急，却得庞英、庞葱两路兵杀进，单单救出庞涓，那五千选锋，不剩一人。问庞茅时，已被田婴所杀，共损军二万余人，庞涓甚是伤感。原来八卦阵本按八方，连中央戊己，共是九队车马，其形正方。比及庞涓入

来打阵，抽去首尾二军为二角，以遏外救。止留七队车马，变为圆阵，以此庞涓迷惑。后来唐朝卫国公李靖，因此作六花阵，即从此圆阵布出。有诗为证：

八阵中藏不测机，传来鬼谷少人知。

庞涓只晓长蛇势，那识方圆变化奇？

按今堂邑县东南有地名古战场，乃昔日孙、庞交兵之处也。

却说庞涓知孙臆在军中，心中惧怕，与庞英、庞葱商议，弃营而遁，连夜回魏国去了。田忌与孙臆探知空营，奏凯回齐。此周显王十七年之事。魏惠王以庞涓有取邯郸之功，虽然桂陵丧败，将功准罪。齐威王遂宠任田忌、孙臆，专以兵权委之。驸忌恐其将来代己为相，密与门客公孙阅商量，欲要夺田忌、孙臆之宠。恰好庞涓使人以千金行赂于驸忌之门，要得退去孙臆。驸忌正中其怀，乃使公孙阅假作田忌家人，持十金，于五鼓叩卜者之门，曰：“我奉田忌将军之差，欲求占卦。”卦成，卜者问：“何用？”阅曰：“我将军，田氏之宗也，兵权在握，威震邻国。今欲谋大事，烦为断其吉凶。”卜者大惊曰：“此悖逆之事，吾不敢与闻！”公孙阅嘱曰：“先生即不肯断，幸勿泄！”公孙阅方才出门，驸忌差人已至，将卜者拿住，说他替叛臣田忌占卦。卜者曰：“虽有人来小店，实不曾占。”驸忌遂入朝，以田忌所占之语，告于威王，即引卜者为证。威王果疑，每日使人伺田忌之举动，田忌闻其故，遂托病辞了兵政，以释齐王之疑，孙臆亦谢去军师之职。明年，齐威王薨，子辟疆即位，是为宣王。宣王素知田忌之冤与孙臆之能，俱召复故位。

再说庞涓初时闻齐国退了田忌、孙臆不用，大喜曰：“吾今日乃可横行天下也！”是时韩昭侯灭郑国而都之，赵相国公仲侈如韩称贺，因请同起兵伐魏，约以灭魏之日，同分魏地。昭侯应允，回言：“偶值荒谨，俟来年当从兵进讨。”庞涓访知此信，言于惠王曰：“闻韩谋助赵攻魏，今乘其未合，宜先伐韩，以沮其谋。”惠王许之。使太子申为上将军，庞涓为大将，起倾国之兵，向韩国进发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